國史考異

國史考異卷之五

吳江　潘檉章力田撰
吳　炎赤溟訂

文皇帝上

一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辛丑。上視朝罷。以建文多改舊制。顧侍臣歎息曰。只如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此。于是天顔愴然變色。乃進吏部尚書張紞。戸部尚書王鈍。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

其解見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並向朕直言之勿隱庶稱屬望老成之意按王鈍以越三日甲辰奉命往山東等布政司巡視民瘼而張紞不見所終遜國臣記云靖難後召紞及戶部尚書王鈍諭云云紞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皇明通紀云 成祖討姦黨張紞與焉以茹瑺李景隆言得宥復爲吏部尚書一日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臣太息紞懼而自縊與實錄及遜國臣記相合余考紞之死說者不一或曰靖難師迫感 高皇帝恩不食而卒或曰聞 文皇帝卽位自堂上投地痛哭徹夜淚盡繼之以

血。迨曉。竟自縊。或曰。投鍾山龍潭。妻與二妾四子家僮皆從。今按解職之命。在 文皇帝即位後。已踰月矣。而謂紞已前死者。溢美之諱也。紞之自經。雖不著于實錄。而其事略可互證。實錄稱 成祖語及散官事。歎息變色。因極道輕佻語訣之徒。導人君改祖法之害。娓娓百餘言。乃進紞等諭之。不斥其前此紛更之失。而曰視時政有戾舊制者。並向朕直言之。詞婉而意嚴。此紞所以慙懼而死歟。然王鈍復用而紞不免者。非獨人品不同。亦以官制之改。職在冢宰。紞固有不得辭其責者矣。皇明記略云。靖難兵渡江。吏部尚書張紞。自經于部之後

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據此。則統本縊于後堂。而投水死者乃其家屬。傳聞失真。遂有並投龍潭之說耳。統之一死。足以謝方鐵諸公。而王世貞以爲宜入循吏傳。誠有見也。

二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七月甲辰。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等。分往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布政司。巡視民瘼。何弊當革。何利當建。速具奏來。九月壬辰。工部尚書嚴震直卒。遜國臣記則謂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市

囊。兩馬夾舁至北平。　建文君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回至雲南。見　建文君。悲愴吞金而死。考實錄本傳。震直以洪武丁丑。坐事降御史。未幾。復爲工部尚書。不言曾以督餉被囚北平。而雲南吞金之說。尤爲傅會。按洪武實錄。二十八年八月戊辰。遣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龍州趙宗壽之故。則奉使安南。乃洪武末年事耳。若　文皇即位。詔諭安南諸國。則在是年九月丁亥。與震直邈不相及。吳江謝常輓震直詩有云。海隔華夷勞遠使。天生才傑佐高皇。亦可見遠使在　高皇時。非　文皇也。王鈍跋高

太常前工部尚書嚴公歷官記云。蒙　太祖高皇之寵渥。重其秩于左右。而不暇輟于藩閫。　皇上纘登寶位之初。公以老辭。不預乎事。　皇上復以公任事之久。眷顧而留居京師。廷朔望之鵷班。　皇上謂　讓皇也。雷禮列卿記。謂震直建文中致事。　文皇卽位。復名爲工部尚書。巡視山西。以疾卒于澤州公館。其言歷歷有徵。以實錄王鈍本傳考之。則鈍使北京山東。而震直使山西。其卒于澤州而不于雲南。明矣。實錄本傳。詆震直姿貌魁偉而寡學無識。善附權要。　上頗薄之。然史臣每目齊黃諸臣爲權要。則　上之薄震直者。其故有在。而

震直大節得此益彰何必飾言呑金而死以誣後世哉雷禮嘗與鄭氏同事吾學編之成禮又爲序此等大事漫無質正何也

三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甲申封都督僉事丘福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淇國公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

按福于靖難功臣中位第一而其攻戰之績無聞焉實錄本傳但云福質直無文有勇力每戰必先士卒所至克捷而已鄭氏異姓諸侯傳謂靖難兵初起與朱張二

王首建議奪九門轉戰眞定夾河滄州靈璧先登有功是以福之功亞于朱張二王也然福之善戰雖不及張王而視朱能則稍過焉以奉天靖難事蹟考之元年八月壬戌眞定之戰耿炳文敗奔入城闔門自守丘福等殺入子城門閉乃退二年四月白溝河之戰令都指揮丘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以精銳數千突入敵軍左掖殺傷甚衆敵勢披靡莫敢嬰鋒乃麾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爲戰勇氣百倍四年五月辛卯淮北之戰 上別遣丘福朱能等將驍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以小舟潛濟漸近敵營舉砲敵驚愕福等

突衝敵陣敵衆棄戈甲而走我師盡獲其戰艦遂濟淮駐南岸自二年四月以前福以都指揮敘名于張玉朱能之次及四年五月則福反在朱能上其時張玉已死而六月癸酉陞都指揮使丘福朱能等俱為都督僉事則福已褎然居首矣可見福之戰功顯于白溝河而淮上先登亦其次也福既坐與高煦善不為清議所與又以臚朐河之敗身死家破故國史盡沒其功而鄭氏亦不能詳噫惜哉

四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己丑敕遼王植曰賢弟以遼

地荒遠。經涉海洋。餽運爲難。固請改國荆州。今勉從所請、建國荆州、而仍舊封、丙申。修荆州前護衛爲遼王府。

鄭氏大政記、謂建文元年八月。徙封遼王于荆州。誤矣。

王氏家乘攷云。程敏政作其宗人長史通傳。謂　高皇帝上賓。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荆州。公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府中有衛士紀綱者。用詞事得幸。公每名而笞責之。會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荆州。公草封事上之。凡數千言。　文皇帝既正大統。紀綱者亦以入賀留侍。歷官錦衣衛指揮。被顧問。因乘間及封事。遂有詔械公詣京師。殺之。簿錄其家。按遼王

渡海至京推戴後以壬午九月請徙國荊州從之是時
文皇即位久矣乃謂　文皇帝舉兵靖難遣人至荊
州公草封事上之不亦誤乎又紀綱者山東臨邑書生
也謂爲遼府護衛公每名而笞責之不又誤乎然則通
之有忤于燕或佐遼時有之而不干荊州也余攷紀綱
本傳謂綱濟南臨邑人由郡庠生從　上平內難累官
錦衣衛指揮使野記載濟南諸生高賢寧目綱爲學校
廢材蓋黜生也則程氏遼府衛士之說何自而來又考
實錄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丁巳陞羽林前衛千戶紀
綱吳仲安爲指揮僉事俱府軍衛不知即此紀綱否果

爲一人則洪武末已投筆從軍安得靖難之初尚在遼府也建文元年八月名遼寧二王遼王浮海至寧王不至吾意遼王之舉國南還也安知通不有力焉而有左史之擢第以是故得禍乎所草封事疑不虛然非紀綱所文致也斂政既謫通從遼王渡海南還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從之國荆州則亦知荆州之徙在壬午卽位後矣而又有　文皇舉兵遣人至荆州之說自相枘鑿益出于流傳之譌也通傳又云黃希范洪武末先出知徽州府雅與公善至是亦爲衛卒所捕幷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

遜國臣記因之遂以通與希范並列死事然博覈如敏政而所述先世事猶不免參差如此書又安可盡信也

五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巳命都督陳用孫岳陳賢移山西行都司所屬諸衛官軍于北平之地設衛屯種永樂元年四月丙子中軍都督僉事孫岳免岳建文中領兵在鳳陽嘗毀　太祖皇帝所建寺取材修戰艦至是爲刑部尚書鄭賜所劾免官安置海南遜國臣記云孫岳洪武中立功官至都督同知建文中克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修守戰器械撤寺材爲戰艦樓櫓戈甲有

法。列寨淮西。水陸有備。北兵竟從下流渡淮。至盱眙。金川門不守。尚猶堅守中都。永樂元年。法司劾岳。逮至京。宥死。安置海南。鄭氏所記。大槩與國史合。但云金川門不守。猶堅守中都。則似增飾之詞。葢岳奉移軍北平之命。越半年而後謫海南。非自中都逮至京也。此與梅殷散師還京之事正相類。若果據城抗命。則法司之劾當不待元年四月。而其罪有大于毀寺取材者。又豈得宥死安置也哉。壬午之役。武臣殉義寥寥。如孫岳者。亦可無譏。但當據事直書。則美惡自見矣。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壬子寧王權來朝丙辰宴寧王權谷王橞于華蓋殿辛酉改江西布政司治爲寧王府永樂元年二月己未以大寧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改寧王府于南昌是日遣王之國賜鈔一萬錠親制詩送之按十月辛酉已書改寧王府二月己未又追述之書法不無贅複先是寧王奏請封國欲得杭州 上報書以爲天子畿內不以封祖訓不可違建寧荆州重慶東昌皆善地可自擇之初不及南昌也豈南昌之從實出王意因入朝自請之而 成祖遂舉以授之耶且 成祖前書固云往者嘗許弟自擇封國矣如遼王之荆州

亦其自請而非朝命。寧王援例以求。或亦勢所不能靳也。然洪熙實錄。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寧王又言。寄居江西。非所封之國。不與封鎮各王例同。仁宗答之。亦第曰。江西之地。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鎮而何。如此而已。豈寧王先自擇之而後復悔之耶。鄭曉同姓諸王傳云。王初欲得蘇州。 上曰。蘇州畿內。不許。又欲得杭州。 上云云。王遂出飛旗。令有司治馳道。 上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臥城樓。乞封南昌。 上不得已。卽藩司爲府。改封王。此說最爲疏野不經。寧王初無欲得蘇州事。所謂畿

內不以封者。蓋　太祖始封于吳。而杭州亦吳地也。王以壬午十月來朝。僅數日而江西之命下。又五月而後之國。安得有飛旗治道及稱病臥城樓之說耶。但王恃帷幄功。以舊封荒瘠。要求內徙。則誠有之。史官不深究其本末。見永樂元年三月。有大寧內徙之役。在寧王改封之後。遂謂以兵戈之後。民物凋耗故改耳。不知南昌之封。非　成祖意也。勢也。

七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丁巳。吏部奏前北平所屬州縣官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　皇上舉兵靖難之際。俱

棄職遠避宜寘諸法命入粟贖罪畢發興州屯戍按當時國法甚嚴自誅死之外復有謫戍興州一科而其姓氏多佚不傳遜國臣記云周縉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靖難兵起永清地近燕民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壬午十月丁巳吏部言云云有司逮械縉至京師謫興州居數年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吳文定公嘗爲縉傳以故獨傳寧等竟不可考陳敬宗撰黃淮墓誌云靖難師後吏部例以南人官北土不效順者奏編行伍公曰近有勅旨征討官與舊官事同一體若復追罪南人與勅旨相背 上卽罷之盖此二百一十九

人者皆以南人官北土不早歸順而得罪其後多得序
還則黃淮一言之力也周縉懷印南奔於義無失而僭
盛讚其極力拒守與糾義旅勤王則似後人緣飾之辭
未足盡信又敎英雜言云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
御史郎四十餘人相與縋城遁去詰朝邏者覺察以聞
文皇悉寘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纍纍相繼以獻畏死
者輒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鄉縛册可槩見也然鳥舉
雲匿亦已多矣立齋閑錄載永樂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教坊司官于右順門口奏蒙錦衣衛鎮撫司發下在逃
官牛景先的次妻合無照例刺字奉欽依還照舊例凌

遲。十二月二十二日。教坊司于奉天門題奏。有奸惡婦卓敬女楊奴。牛景先次妻劉氏。合無照依前例。奉欽依是。此教坊冊所記。景先不知何官。而前云在逃。後云奸惡。則必名挂黨籍。而脫身遠遁者。故其家屬皆罹酷刑耳。遜國臣記。則謂景先禦靖難兵數有功。金川門失守。變姓名。易服出走。死蕭寺中。夫景先爵里且不可攷。而以爲數有戰功。卒死蕭寺。又孰從而睹記之也。萬曆三十三年。葉文忠公向高署南京禮部事。有牛濱者。自言景先之裔。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于杭州寺中。次

妻劉氏沒入教坊。劉氏遺子名能。五傳至濱。皆不肯失身。葉公信之。爲除其樂籍。事見朱國禎史概。大都影響遜國臣記而曲爲之辭。弘光中。禮部又引致身錄以景先爲所鎭撫。而祀之從亡之列。憶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事遠矣。以景先輩爲夏五郭公可也。

八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月辛酉。都督陳質有罪。伏誅。初質任江西都指揮。建文中。調守大同。遂陞中軍都督同知。擅作威福。刼制代王。僣取府中器物。鹵掠已附居民。强奪良家子女。至是事覺。誅之。遜國臣記云。陳質。建文

初克叅將守大同。歸陞中府都督同知。發代府陰事。代簡王獲罪。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上曰。質姦人。害代王者。遂被殺。余謂燕師之起。西北諸藩。無不歸心。如寧王則舉國以從矣。谷王則漏師先遁矣。代簡王妃與 仁孝皇后兄弟也。於燕至親。而王年少好武。所居又天下勁兵處。

成祖之欲倚以為助久矣。其出居庸。攻大同。雖曰誘李景隆而罷之。然安知非謀挾簡王。合燕雲之衆。左提右挈。如大寧已事乎。質之刼制王也。先事伐謀。實為

成祖所深忌。特以質手握重兵。故遲回數月。而發[illegible]

罪誅之耳。　成祖大同之役。蔚州廣昌。相繼迎附。旋復失之。是時德州眞定諸軍。遠不相及。葢亦質等之功。所云鹵掠已附居民。卽其事也。簡王在國多過失。自永樂以後。屢賜勅戒諭。則其奪爵于建文時。罪皆自取。無可言者。然當時周齊岷湘諸王。得禍甚酷。而簡王止收寶册。見幽國中。則陳質之扨制。未必非所以曲全之。此與吳楚反時。淮南相城守。不聽王而爲漢之事。何以異。然則如質者。不特建文之忠臣。抑亦簡王之功臣歟。

九

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甲辰。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陳瑛言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命而效死于建文者。如禮部侍中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翰林院修撰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縣顏伯偉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追戮之。 上曰。朕初舉義誅姦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紞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葢上初入京城。昇及是修自經死。觀時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自經死。良在官。闔家自焚死。先是 上兵至沛縣。伯偉不肯下。與其子俱死。後瑛閱方孝孺等獄詞

遂簿錄觀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觀妻出通濟門。先擠其二女于河。遂自沈。叔英二女皆笄。就錦衣衛獄。俱赴井死。按效死諸臣。見於史者。惟此數人首尾完備。則陳瑛一疏。未必無表章之力矣。然觀疏中所指。似不止此數人。及考東里文集。則周是修嘗與西楊約同死事者也。王叔英嘗薦西楊。後題其墓者也。顏伯偉。則產於廬陵。西楊嘗為詩哀之者也。乃知數人事跡之得見於史。皆西楊之志也。若其餘磨滅而不傳者。何可勝言。又豈獨叩頭乞哀一語。為西楊曲筆乎哉。二十九人姓名。史不具錄。以皇明通紀所載姦臣榜考之。自子澄泰孝孺

觀。叔英。及迎附五人而外。則有陳迪。練子寧。胡閏。鄒瑾。郭任。盧迥。侯泰。暴昭。毛泰亨。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公冕。謝昇。宋徵。卓敬。巨敬。其數相符。然此榜止及文職而不及武臣。不知何據。其後增為五十九人。則諸書所載。互有出入。愈莫可致詰矣。若立齋閑錄所記景清。位甚顯。死甚烈。而史不著。姦臣榜亦遺之。此皆尚論者所深惜也。

十

實錄。永樂元年正月甲子。武定侯郭英卒。本傳言英從太祖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任。恒宿衛帳中。鄭氏

異姓諸侯傳云。郭英癸巳年十八。從 上起義兵。宿帳中。從取滁和。又云。郭興壬辰隸滁陽王麾下。時 上在元帥甥館。專征伐。興備宿衛。從克滁和。興英之兄也。劉三吾撰郭興神道碑云。自癸巳歲起兵。首隸元帥郭某麾下。即知所適主。明年得滁州。又明年得和州。亦既從龍濟江。葢郭興兄弟。皆以癸巳歲杖劍入濠而歸心太祖者也。黄金開國功臣錄。則謂郭興父山甫。 高皇帝微時過之。山甫驚異。留飲酒酣。備陳天表之貴。因以子女入侍。此葢小説家彷彿呂公相高祖事而為此言。不知 太祖托身于皇覺寺之前。郭氏子女。何從入侍

若以癸巳起兵之後言之。上方在滁陽甥館，亦不聞其有副室也。黃金之妄，足資嗢噱。又異姓諸侯傳云：與有弟德成事。上爲驍騎舍人，名授某府都督，懇辭不受。孜楊榮撰郭英神道碑，稱兄弟四人，長早卒，次興，封鞏昌侯，次某福建都指揮使，意卽德成也。其官非舍人，亦無辭都督事。然則鄭氏所記德成削髮披緇，痛飲避禍，又豈盡有依據耶。今皆不取。

十一

實錄：永樂元年二月庚戌，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革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司等衙門。

大明會典云。永樂初。陞北平爲北京。總置行部。後既遷都。又分置六部。各稱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於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元年。復稱行在。宣德三年。行部革。正統六年。復除行在二字。遂爲定制。鄭氏百官述亦云。既遷都。罷北京行部及六曹清吏司。分置行在六部。是誤以行部之後。分爲行在六部。似是而實非也。蓋北京肇建。革布政按察二司而設行部。所以重其事權。然行部之與六部。僭擬雖埒。職掌則殊觀永樂四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幷天下文武官述職。七年正月。書北京行部及天下布政司府州縣官來朝。賜

勑戒諭皆與三司同列而宣德三年三月勑云爾北京行部實總畿內之郡邑以宣政化以共國用則其異於六部斷可知矣且也遷都之後初置六部於時行部實未嘗革而其革也乃在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字之後會典諸書皆誤也以國史覈之永樂十八年九月丁亥命行在禮部自明年正月初一日始正北京爲京師不稱行在各衙門印有行在字者悉送印綬監頁遣人取南京各衙門印給京師各衙門用十一月壬午革北京行部并所屬吏戶禮兵刑工六曹淸吏司洪熙元年三月命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行部

及行後軍都督府。然則六部之去行在也。行部與俱罷。其復加行在也。行部亦再建。兩者不相沿襲。事理甚明。宣德實錄書三年八月辛卯。革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及行部。永樂初。建北京。置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及遷都北京。置五府六部。皆如南京。行都督府行部猶存。凡五府六部文移。合行北京直隸府縣者。及直隸衛所府縣申達五府六部者。必經行都督府行部。文移重複。事或稽誤。上命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學士議。于是英國公張輔等言。北京既有五府六部大小衙門。其行府行部宜革。上從之。此則行部之與行在六部。名實相混。在當

時業已病之矣王世貞謂行部即布按二總司斯言最當而李友直本傳謂既建北京改北平布政司爲行部蓋併二司之事爲一者也考官制者其詳之

十二

實錄永樂元年九月戊戌以刑科給事中黃鉞爲戶科左給事中姑蘇志云黃鉞字叔揚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後登進士第遷戶科左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自投琴川橋下死革除遺事亦同然以史攷之則永樂元年鉞尚在不死也豈當時官戶科者有兩黃鉞耶遜國臣傳則謂鉞與姚善同盟勤王善死鉞亦投

琴川橋下。蓋本副使楊儀所爲傳。儀自記云。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黃門事實。則其僞託之跡顯然。而鄭氏不察而書之。何也。然則鉞之死。當以何書爲據。余讀陸釴病逸漫記云。黃鉞。常熟人。與胡濙尚書同榜進士。以給事中養病家居。永樂初元。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其言與實錄合。然後知鉞初以家居。不與壬午之難。明年服闋。徵詣京師。乃從容自投琴川。而以半途溺死聞。此全宗免禍之道也。設令曾參姚善軍事。安得不爲邏者所跡。而優游以終邪。姑蘇志以先授刑科爲戶科。漫記以遭喪家居爲養病。則傳聞小異耳。

錢氏〔初學集云。吾邑有黃給事鉞者。憂居聞變。自投琴川橋下。里人楊儀爲立傳。載給事與方希直執手商榷云云。又稱給事少受學於其五世祖淡。淡之子福。收其屍。爲詩弔之。夢羽好著書。浮誕不實。又喜誇大其譜牒識者哂之。同時鄧韍修邑志。削淡福不載。固已正其誣矣。而此傳已流傳人間。互相援据。後之君子。無好奇擴異。而遺誤萬世之信史。則可也。噫。誠知給事之死。在踰年以後。則楊儀牽合之謬。不攻自破矣。此錢氏之所未及。故究論之。

實錄。永樂元年八月丙寅。以羽林前衛致仕千戶王欽。首歷城侯盛庸不法事。得實賞銀百兩。鈔四百錠。陞本衛指揮同知。九月乙未。削歷城侯盛庸爵。蓋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口出怨誹。心褱異圖。請寘重典。以警餘衆。言之再三。遂命削其爵。皇明通紀云。永樂元年九月。削歷城侯盛庸爵。下獄死。諸子皆被戮。鄭氏異姓諸侯傳云。永樂元年。都御史陳瑛。劾奏請誅庸。遂削爵。庸暴卒。以鄭氏暴卒之例推之。則庸當非令終者。而史臣隱之。但于是年閏月壬戌。書賜汝南王有勳書。及幣帛等物。蓋以庸爲有勳妃父。故以此慰悅其意也。則

庸之死於獄在九月後明矣

十四

實錄永樂元年十月甲子勅晉府長史龍鐔等曰朝廷封建親藩而選賢命材為之輔導冀以贊成德善不至於有過也古之為人臣者無外交今王府擅與西番往來又私以車遞送王年少寡學而不知古長史儒者謂不知古可乎廷臣皆欲寘汝於法朕恐傷親親之意姑宥不問今後慎毋復爾勉之戒之按明年九月甲辰擢刑部郎中艾少嶽為晉府左長史禮科給事中何仕讓為右長史勅諭有云前長史龍鐔既不能以禮處已又

不能以道事王。故縱羣下侵奪百姓。以累王之德。今已黜之。則鐔終不免於得罪也。革朝志云。龍鐔字德剛。萬載人。晉府左長史。靖難師起。徵兵於晉。鐔引大義。力主發兵。潛邸即位。詔械鐔繫錦衣衛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其所自書贊云云。此必鐔之後人欲爲搏其先祖之詞。而諸書不察。收入死事中。可笑也。鐔自以晉府交通西番事被黜。而云坐發兵舊嫌。不知爾時晉府所有者。太原護衛兵耳。朝廷以虎符徵之。誰敢不發。長史何功亦何罪。豈可引以自文乎。雖然。當永樂初。晉王弟濟熿已萌奪嫡之計。日夜搆成晉王罪惡。而首以西番一

事。爲督過張本。觀二年九月。晉王欲上護衛及所畜小韃靼。成祖答書。有惟當修德行善。豈可因一二小人爲非。輙自懷疑之語。則王之危懼可見矣。鐔之繫獄。寧知非爲法受過乎。嗚呼。鐔何不幸而生罹實禍。又何幸而死盜虛名也。遜國事大率類此。

十五

實錄永樂二年六月乙未。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等往蘇湖賑濟。震澤記聞云。吳有王光菴先生賓者高士也。與廣孝友舊。詣之。閉門不納。再往復不納。三往乃見之。曰渠曷爲作此事。建文遺跡因之。謂賓見廣孝。連呼曰。和

尚誤矣和尚誤矣因責數其背恩不義諸事累百餘言此皆吳人不滿靖難時事而歸過於榮國者之託詞也

列朝詩集云賓字仲光長洲人同里好韓奕先生及姚榮國道衍榮國定策後徒步往訪歡若平生作賑災記鋪陳其功德沒而榮國爲立傳兩公契分如此世盛傳仲光詆娸榮國方盟卻走終身不見吳兒委巷妄語流誤史家不可以不正也余謂榮國爲人不無可議而其佐命之功自不可沒世徒以其不能保全忠節而責備之太過至於仲光往還酬贈亦交道之常豈必峻絕而後爲高乎建文遺蹟又謂廣孝賑濟蘇松等府威聲赫

赫。車徒甚盛。及南行。有醜詆者。廣孝若弗知。從官欲究之。廣孝遽止之曰。豈無同諱者邪。楊循吉蘇談。至言少師。履獨步。爲縣丞所笞。竟不加罪。此皆劇言榮國之能忍辱。而不知賑濟之命。雖欲令爲德於鄉。亦將以鬻錦榮之。豈有橫受訶責。等於野僧者。此薦紳先生所不道也。

十六

實錄。永樂二年七月丙辰。勅李景隆曰。自古勳戚始終保全。必君臣兩得其道。爾朕姑之孫。少相親愛。共享富貴。實同此心。此者不煩以政。蓋欲遂爾優遊。爾不體此

心。內懷怏怏。交搆不靖。潛謀日彰。朕念至親。略而不究。爾乃恃恩益恣。招誘無賴。藏匿逋逃。人發其奸。證驗顯著。尚僞言强辨。不知慙懼。論情據法。豈可寬貸。重念姑氏之親。但去勳號。絕朝請。其以曹國公爵歸第。以奉曹國長公主之祀。宜杜門省愆。易慮爲善。庶稱朕保全之意。八月癸未。禮部尚書李至剛。同六部都察院等劾奏。景隆潛畜姦謀。將爲不軌。廷臣累發其罪。 皇上曲賜生全。而景隆略不戒懼。益肆僭踰。比者其家人被盜。巡捕官臨視其家。見景隆受閽者趨謁拜俯。如君臣禮。其勢漸不可長。乞正典刑。以收國柄。 上曰。朕自有以處

之。丙戌。至剛等劾奏。都督李增枝。明知兄景隆不臣之跡。曾無一言規諫。且於各處多立莊田。每莊畜佃僕無慮千百戶。此其設意非小。望明正典刑。上曰。景隆兄弟。國之親屬。朕自處之。其莊田佃僕。俱沒入官。鄭氏天政記云。永樂二年十二月。禁錮李景隆。皇明通紀云。永樂二年十一月。曹國公李景隆有罪。下獄死。坐僭踰不法。及匿養亡命。謀爲不軌也。上初宥景隆死。惟沒其田莊。令杜門省愆。乃因奸人造妖讖。謂十八子當有天下。遂執下獄。幽閉其家人。谷王橞亦因而獲罪。景隆疑其姓。谷王爲高皇帝第十八子也。余按永樂七年六

月諭諸勳臣有云李景隆柔奸稔惡包藏凶慝造爲妖讖覬覦神器天地鬼神暴其逆謀朕念其祖母至親曲存寛宥彼不知修省懷忿積怨久而益滋若此豈自保之道乎所謂造爲妖讖覬覦神器與通紀之說相符但云景隆下獄死則不然永樂十六年四月癸巳勅周王橚曰曩者李景隆謀逆其家屬法皆當死特寛宥之發戍遼東彼知景隆囚繫北京潛逃滄州諸處陰結黨與欲行刼獄爲人所告俱已擒捕置之於法儀賓盛瑜乃敢藏匿景隆家人在於國典豈可容以爾之壻姑宥不問觀此則景隆十六年尚繫北京而其家屬則多駢

死者矣。公侯伯襲封底簿云。李景隆因周王殿下奏。奉
太宗皇帝聖旨。住爵住俸。關門閑住。正統十三年。奉
英宗皇帝聖旨。開門閑住。攷正統實錄。載宣德十年
正月乙酉。命錦衣衛鎮撫司。見監罪囚。俱遵詔例。本司
開具李景隆家屬一十四名。上命仍監禁之。正統十
三年正月癸巳。勅南京守備豐城侯李賢等。已廢曹國
公李景隆。家屬增枝等。男婦大小三十八名。拘繫年久。
人情不堪。茲特推恩。悉加寬釋。令於所居閑住。聽其出
入生理。其男女聽與軍民結婚嫁娶。薪米之類。悉皆住
給。葢是時景隆增枝等。自北京歸故第。拘繫年久。始得

赦出耳鄭曉記云景隆下獄四十五年而卒自正統戊辰上遡永樂二年為四十五年則景隆卒於赦出之後矣景隆親為　文皇射鉤斬袪之臣而僭侈怨望羣臣交劾此之胡維庸藍玉豈自意得全首領于牖下非列聖親親之恩何以及此而載筆者闕而不宣亦可怪也皇明記略云李景隆初與　文皇既而降為　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王氏岐陽王世家云景隆繫私第盡沒其莊田寶貨圖籍臧獲入之官而所繫者皆親屬矣嘗絕其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而景隆竟以凍餒卒正統中增枝猶在以恩例

聽自便是謂恩例止及增枝等而景隆不與此不攷之過耳

十七

實錄永樂二年十一月己亥朔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及無賴之徒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之女造為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靼人送遼東三年十月乙丑駙馬都尉梅殷卒殷汝南侯思祖從子頗驕侈不慎行簡 上即位廷臣多言其過者特優容之殷與前軍都督僉事譚深錦

衣衛指揮趙曦有隙一日四鼓入朝經竹橋浚曦令人捽殷墜橋下死而曦誣奏殷自赴水死 上疑盜殺之命下捕盜甚急至是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震怒命法司治浚曦罪賜殷祭謚榮定遣官治喪葬官其二子順昌中軍都督同知景福旗手衛指揮使俱食祿不視事壬申譚浚趙曦伏誅籍其家丙子封左軍都督同知許成爲永新伯子孫世襲指揮使旌其發浚等之姦也 按國史所書殷之被殺最爲詳明而遜國臣記則謂殷入朝譚浚趙曦令人擠殷死笪橋下曦言殷自投河死都督許成發其事 上怒罪浚曦對曰此 上命也 上

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爪落二人齒斬之初公主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 上曰爲公主踪跡賊無自苦余意陳瑛之劾殷繼曹國長興二獄之後則 文皇固非無憾於殷者然以寧國之故實無意殺之也而濙賤以私怨逆揆 上指擠之死地觀 成祖賜寧國書言駙馬梅殷雖有過失兄以至親不問比聞溺死兄甚疑之今都督許成來首乃小人所害訊鞫果得其情則 成祖之心事亦既暴於天下矣許成譚濙皆靖難功臣實錄書洪武三十五年九月戊子陞許成爲左軍都督僉事譚濙爲前軍都督僉事而成以同僚之雅不難白發其姦

此非齎潑等以塞口可知也且潑等事發下獄閱七日而伏誅何緣有觸怒立斬之說乎遜國臣記稱殷嘗受高皇密命輔 建文君及鎮淮安擁兵不降 成祖迫公主以血書招至旣見 上有勞而無功之對皆鋪揚過實初疑其子孫自爲之及閱梅純備忘錄云先高祖駙馬都尉洪武末出鎮淮安靖難師至猶固守其地後臣民共推戴 文皇帝繼太統先高祖知太夫人無恙遂散師還京同時有周是修者亦自經言者請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嘗仰觀此言則上於先臣固無所罪也而姦諛者乃擅害之痛哉賴

聖明卒置於法。而臣家逮今受恩未艾云。純之自記不過如此。則鄭氏果何據而大書特書乎。又攷之史。殷實有三子。中子永貞。爲孝陵衛指揮使。在殷未卒之先。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命永貞子永善襲職。食祿不視事。則受恩者不獨二子也。而野記謂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於榻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其鄙妄尤不足辨。

十八

實錄。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

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編修周述。周
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
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
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天祿。吾紳。楊
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
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為二十九人
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
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按二年三月。已命擇
第二甲進士文學優等楊相等五十人。及善書者湯流
等十人。俱為翰林院庶吉士。俾仍進學。而周忱與焉。至

是請以進學翰林者學於文淵。且其年少。不愧英敏之目。故　上嘉而許之耳。王氏科舉攷云。是歲人知選二十八人。不知初爲六十人。是也。野記則謂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緝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周文襄不與。乃自請於　上。詔從之。時謂之挨宿。此稱遂遍於人間。凡未至其地而攀附者。以此稱之。鄭氏名臣記因之。亦云。周忱永樂二年進士。時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　上喜公有志改翰林庶吉士。是皆誤以二年之選六十人。與三年之選二十八人。混而爲一也。且庶吉士之名。不自永樂初

昉也。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觀政進士例耳。洪武實錄。有刑科庶吉士楊靖。而劉三吾有送進士子仁爲叅軍府庶吉士序。不專隸翰林也。其專隸翰林。則昉于永樂以後。而又拔其尤者。與榜首三人。同升文淵閣。廩給賜予有加。 上時至館中。程其學業。此蓋造士殊恩。非常制矣。然而文襄請之。不爲越等。 成祖許之。不爲破格。以詞林之去秘閣。一間耳。如野記所言。則是庶嘗一席。可以攀附而致。不幾令覬覦情要者借爲口實乎。吾不忍文襄之受誣簡冊。故爲訂之。

實錄。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於是吏部言。在京各王府官。坐食奉祿。閒暇無事。致多縱肆。宜改用之。　上曰。王皆年少。方資輔導。其長史紀善教授伴讀之官。不可闕。若審理奉祠工正等官。職事閒暇者、暫遣還鄉、待王之國召之。於是韓瀋安伊魯唐岷七府。并靖江之輔國將軍。共留長史紀善教授等官四十員、餘審理等官一百三十四員。遣歸俟命。遜國臣傳云。程濟、朝邑人。爲翰林編修。金川門破、　建文君亟名濟入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名僧。爲

建文君落髮。濟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濟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　建文君至南京。人尚識濟。至京莫知所終。按此一程濟也。而編修與長史則稍異。弘光初。吏部議贈謚靖難諸臣。亦云不知當時有兩濟否。姑列附祀。蓋疑之也。然世言程濟爲人多怪。故多事者多託之。近有從亡日記一書。詭云濟筆。自金川出奔。以至迎入大內。年月歷歷可徵。若以實錄攷之。則永樂四年。濟不出京師。卽日記所述偕雪和尚居重慶之歲也。或疑濟嘗寢食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如張芹所錄。則之燕之蜀。何所不可。果爾。則濟特王喬左慈之徒耳。而又

何以明犯夜禁也況日記淺謬不止一端錢氏致身錄攷謂鄭端簡未見實錄故楊行祥之獄在正統五年而遜國記言天順初斯已謬矣其所謂西內老佛者國史已明著其僞而況從亡之臣隨至南京者誰見之而誰識之乎又況所爲日記者誰授之而誰傳之又將使誰正之乎作致身錄者涉獵革除野史借從亡脫險之程濟傳合時事僞造彬與濟往還之跡以欺天下而又僞造濟此書若將疏通證明之者此其本懷也二書不先不後若期會而出汲郡之古文不聞發冢江左之異書誰秘帳中日記出而致身錄之僞愈不可掩矣此論可

謂發奸摘伏。若其書之眞贋。則有目者能辨之。故不復詳也。

二十

實錄。永樂五年七月辛巳。命中山武寧王徐達長孫欽襲封魏國公。洪武中。王之嫡長子輝祖。襲封魏國公。上初卽位。輝祖以罪免歸第卒。至是。上念王開國元勳。不可無繼。特命欽襲封。祿米仍王之舊。歲給五千石。欽。上所賜名云。孫欽本傳云。其父輝祖。襲封魏國公。得罪廢死於家。遜國臣記。輝祖中山王長子。文皇卽位。勒罷。錄幽繫。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

與齊泰輩罪同。定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
於國家。曲赦輝祖。今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
祖子嗣魏國公。通給中山王沒後祿。此見驗封司稿簿八月朔　聖旨
輝祖長子釋迦保見。上賜名欽。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二十二年卒。皇明通紀云。壬午六月。
下魏國公徐輝祖於獄。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
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
司迫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作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
免死而已。上大怒。然以元勳國舅。欲誅又輒中止。俳
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其祿米而已。按遜國

臣記止言勒罷幽繫與實錄本傳合而通紀則云先下獄後歸第輝祖乃心王室與齊黃同事而李免於西市之誅者議親也議功也則下獄之說似不爲誣蓋與曹國公例正同而國史大書中山武寧王長孫欽襲封魏國公其指有在矣又攷之史永樂九年三月壬午給事中曹潤等劾奏五軍都督府掌府事成國公朱勇魏國公徐欽定國公徐景昌等監試襲職武官縱家僮奪其弓弩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藏不與請正其罪命錦衣衛悉捕其僕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徐欽未諳政務令歸務學長智識以奉宗祀庶免作過自累十九年正

月壬辰欽自南京來朝遽辭歸 上謂吏部臣曰欽往者不知奉法孤朕委任故令讀書以廣聞見今復不俟命汲汲圖歸此豈有立志可罷為民俾歸鳳陽守先塋用頓挫之庶幾將來不墜其家三十二年十月乙巳復欽魏國公欽至是復至 上念中山王開國元勳復欽爵祿俾奉宗祀十一月欽以疾卒葢欽嗣封之後繼掌都府坐累罷歸又十年以來朝遽辭為民鳳陽 文皇何嘗因其父而譴及其子邪鄭氏乃謂其嗣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都又不及 仁宗復爵事正統實錄亦云欽永樂五年坐事削爵安置鳳陽府此皆承

冀家傳之誤而不察也。

二十一

實錄永樂五年九月乙卯。交阯總兵官張輔等。遣都督僉事柳升。齎露布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之。以黎季犛及子蒼。及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而赦其子孫澄芮等。命有司給衣食。宣德元年三月辛亥。行在工部營繕司主事黎澄考滿。吏部劾奏。澄歷九載。悉不赴部給由。今又歷兩考。始給由。有違定制。　上曰。澄在安南罪重。　皇祖特宥而用之。今所犯小罪。可宥也。二年十二月丁卯。陞行在工部營繕司郎中黎澄爲本部右侍

郎。食祿不視事。三年正月乙酉。命黎澄月奉全支米。澄前安南偽王黎蒼之兄。太宗赦而用之。正統元年九月丁酉。陞黎澄爲本部左侍郎。仍於內府供事。以九年考滿也。八年四月乙未。工部左侍郎黎澄年七十。應致仕。上疏乞留用。上憐其交趾遠人。從之。十年六月甲寅。陞黎澄爲本部尚書。仍於內府供事。以九載秩滿也。十一年七月丙子。工部尚書黎澄卒。遣官致祭。命有司營葬。又交趾都指揮使張欽本傳。永樂四年。從黔國公沐晟征安南。嘗領哨騎千人。覘賊于奇羅海口。猝與賊遇。欽奮身提槊而前。與戰數合。賊敗走。部卒李保保追

禽僞衛國大王黎澄及其三子澄之初授主事無可考以諸書覈之當在永樂九年十年間也野記云黎季犛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為工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創造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騰賜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有三子亦令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錮其孫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為王王氏二史攷云季犛之次子曰澄即所謂僞相國越國大王者季犛及蒼既長繫澄赦

出。監造內府器仗。累官工部尚書。子叔林。亦累官工部侍郎。食尚書俸。不聞其賜姓與所謂鄧騰也。按國史明言黎澄爲季犛長子蒼之兄。而王氏云次子。且以衞國爲越國。亦謬。至于野記鄧騰及其季自立之說。尤爲紕繆。江陰李詡漫筆。載鄧尚書事狀畧云。公諱明。字光遠安南產也。三歲失怙恃。其姨君阮樞密撫之成人。長而力學。國王陳日焜知其才。以女妻之。元至正間。詔拜尚書省左叅知政事。迨國朝永樂元年。克其國。正使。齋方物表箋入慶賀。 上嘉其馳驅。賜宴於庭。陛辭。賜鈔錠綺衣。遣官護送還國。三年夏。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公毅

然興義兵伐之。四年、首迎王師內附。率其子建平府鎮撫使鄧師誠并官僚軍民。獻納東都路。英國張公輔受之。遂命統攝歸附人員。六年七月。勅公爲叅政。撫其民。授師誠九真知州、繼以招降郭專等功。調知福安、八年、陳季擴復嘯聚。朝廷屢詔招撫。兵部尚書黃公福遣公至軍、諭以禍福、言辭愷切。季擴倒戈歛順、詔授季擴左布政使。凡招徠者。擢官增祿有差。時黃福以工部尚書掌交趾布政司事非兵部也八年十二月季擴上表請降上許之以爲交趾右布政使非左布政也上乃命戶部郎中王進、指揮陶弘、乘傳趣公至京。錫之筵宴、拜資善大夫行在工部尚書。賜第京師。仍給鈔錠白金衣楊

器用。命扈駕北征。乃與同附大鴻臚陳公季瞻。工部尚
書黎公澄。創神機營。建盔甲廠。製神鎗神銃。退韃虜於
九龍山下。未幾遘疾。以永樂十年五月一日卒於王事。
享年六十有一。　上悼念功勞。遣官諭祭。賜葬京師西
山玉臺岡南安河郝之原。與陳黎二公丘隴相望。誠異
數也。師誨以公舊勳。晉職燕山衛。尋以言事謫直隸常
州府江陰縣主簿。卒於官。奏聞。贈光祿寺丞。遂葬江陰
由里山之東麓。未幾廷議交趾推誠順化功臣子孫。宜
頒恩命。勅下戶工二部給勘合。賜江陰縣善政橋南莊
房一所。靖江東西二沙。孤山等處沙田十八頃有奇。俾

子孫居其地。仍世廕其後。一為順天府儒學額外廩膳生員。一為鴻臚寺司賓署序班。典其國通事。余攷之史。永樂四年。討黎季犛。歸附姓名。無所謂鄧明與子師誨者。惟九年十一月。張輔追陳季擴于緣海。聞石室福安等州縣草寇黎蒞范慷等。近交趾城為患。遂往征之。黎蒞中流矢死。賊將范慷杜箇旦鄧明阮思瑊等遠遁者。相繼悉被禽。自是慈廉福安諸州縣皆帖然。然後知此鄧明者。嘗附季擴為寇。以力屈就禽。而其地在福安州界。與事狀髣髴相近。其後朝廷或赦而官之。與黎澄例同。而事狀所云。先為叅政。繼晉尚書。疑亦後人夸大之

辭也。且鄧明卒于永樂十年。年六十有一。則當元至正間。不過十餘歲。國王安得遂以女妻之而有豫知之命乎。明以九年至京。而　成祖北征瓦剌。則十二年事。計明之死。亦已久矣。焉有扈駕退虜之事。葢鄧之子孫。勦拾平定南交錄。及通紀諸書。而爲事狀。故其官爵功次多有失實。至若姓名存沒。則約畧可據。亦足以證野記之誣矣。又按宣德三年八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奏。交阯土官知州阮德舉。及州判縣丞訓導吏典等。以公差考滿丁憂。同妻子家人還交阯者。中途聞王師已還而賊據城。皆不願歸。具告有司。遞送來京。願就京住。上。

命各與房屋。依品級支俸。無俸者月給食米一石。故官家人。月給食米五斗。七年七月。改交阯上洪州等衙門歸順土官知州等官阮遷干等四十五員。為山東山西青州等府州縣通判判官照磨驛丞。葢當時優恤嚮化之臣如此。鄧師莓之官主簿。與賜田宅。必亦用此二例也。而事狀云。以言事譎。後贈光祿。皆傅會不足信。

國史考異卷五終